實事求是齋經義

實事求是齋經義二

婁朱大韶仲鈞著

鄉大夫辨

士冠禮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冠義注鄉先生謂同鄉老而致仕者釋文於此無音於冠義云鄉大夫鄉先生同音香注同唐石本儀禮禮記並作鄉大夫校此字者近人說互異盧氏詳校載劉台拱說曰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鄉亦有士鄉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

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作鄉禮記釋文攷證曰按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正義云見於卿大夫者謂在朝之卿大夫也以注疏推之經文鄉大夫當作卿大夫而疏之兩鄉大夫亦卿之譌見大夫不當遺卿注於鄉先生始釋爲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字可知此定作卿字者也張氏敦仁撫本禮記攷正曰鄉大夫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諸侯之上大夫卿故云大夫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云同鄉老而致仕者卽謂鄉大夫之致仕者也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而

又補說經之大夫兼鄉也鄉射禮注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
以此中兼卿義具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絕無疑義段氏
經均樓集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兩義一則
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關以下州長黨正族師族胥也鄉大
夫鄉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
仕爲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公士也鄉射禮注曰遵者鄉
之人仕至大夫者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此鄉大夫三字所
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鄉而仕至大夫者曰鄉大夫
每鄉鄉一人亦卽大夫也鄭於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
者禮記注鄉大夫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之爲同鄉見仕
者可知矣儀禮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則鄉大

夫爲鄉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本鄉之老恐廣而不浹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親故冠者必見其鄉之現仕致仕者如賈疏作鄉大夫則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見與是以陸是而孔賈非也又曰宋明道本國語注遂以摯見卿大夫當作鄉大夫鄉先生此定作鄉字者也校勘記從段說大韶謹桉劉說至確盧從之是也段說則鄉大夫有二一爲主治一鄉之大夫一爲同鄉致仕之大夫鄉大夫官見地官以六卿兼攝者也同鄉致仕之大夫稱鄉大夫經無此說經文若此鄉大夫鄭必有注鄭於經記但釋鄉先生而不釋鄉大夫者鄉大夫固不須釋故就下句釋之云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鄉先生爲致仕之卿大夫則卿大夫爲在朝之卿大夫可知又鄭於鄉飮酒注云先生

鄉中致仕者彼但言致仕此必云爲鄉大夫致仕者鄉大夫非即上句之鄉大夫乎賈云經言鄉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此說最明蓋諸侯之上大夫鄉言大夫可以該鄉而不可以該士若經文作鄉大夫鄭何以必言鄉則鄉大夫非即上句之鄉大夫乎張乃云補說經之大夫兼鄉㭗賈云略不言士絕不云補說鄉既以鄉字爲注所增又於鄉射注之鄉大夫云此中兼鄉兩注歧異不知鄉射注之鄉大夫亦鄉之譌此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彼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兩注本同無所謂補說鄉亦無所謂此中兼鄉又云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則經文但云遂以摯見于鄉大夫及先生足矣何須重言鄉且未聞謂在朝之大夫爲大夫謂致仕之大夫

為卿大夫張惟唐石經是從宜其說如此段云舉鄉大夫以上
闕公下闕士桉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
卿一人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閭胥中士比長下
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其官也公卿大夫士
其爵安得以鄉大夫上闕公下闕士此尤說之難通者劉援趙
文子冠徧見六卿為此經及冠義鄉字之確據惟經作鄉大夫
故韋注引之以證若作鄉大夫則六卿非盡文子同鄉注與正
文不相涉矣此明道本之最善者儀禮通解引韋注亦作卿段
必以不誤為誤何輕於誣古又云鄉大夫恐大廣而不浹桉侯
國三卿五大夫何廣之有將欒范知三郤盡屬一鄉之大夫乎
斯不然矣

眾人東即位辨

士喪禮下篇主人入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疏云眾人東即位者惟主人主婦升自眾主人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唐石本作眾主人東即位集說曰東即位眾主人也脫一主字盧氏詳較引疏云眾人無主字云自眾主人以下則不專指眾主人大韶謹桉石本是也記云朝于禰廟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主人升柩東西面眾主人東即位與此同朝于禰而眾主人即位於阼階下則朝於祖眾主人亦即位於阼階下可知自小斂後眾主人之位皆在阼階下上篇言眾主人者十下篇言眾主人者五未有言眾人者然則疏本云眾主人東即位本云自

主人以下謂惟主人主婦從柩升自主人以下皆從至西階下遂鄉東位於阼階下也云衆主人東卽立者此複舉經文也云自主人以下釋衆主人東方之位也注疏本删衆主人作衆人乃於主人上增一衆字義絕不通喪不二主故稱衆子爲衆主人主人升在柩東西面故衆主人在阼階下西面統於正主人也云自主人以下則衆主人及齊衰以下親皆在其中矣若言自衆人以下則在阼階下西面位者但衆主人以下之親而衆主人亦升階不在阼階下顯與經背疏不應如是之謬較經者不審經文之誤脫乃改疏文衆主人作衆人改主人以下爲衆主人以下以就其誤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又核經云衆主人有二義上篇於始死云主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

主人庶昆弟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此指衆子斬衰者也於小斂云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記云衆主人布帶此指齊衰以下親也於小斂拜賓曰主人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於殯曰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衆主人復位於君視大斂曰主人入門右及衆主人袒又衆主人辟于東壁又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又君出門衆主人襲於朝夕哭曰衆主人出下篇於公賵曰及衆主人袒於窆曰衆主人西面北上於反哭曰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又衆主人出門及此衆主人統衆子及齊衰以下者也

禮從宜使從俗辨

曲禮上禮從宜使從俗初學記政治部奉使類大書從宜注引

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按徐所引舊本禮記也今本禮使二字互到鄭於從宜注曰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惟記作使從宜故注引士匄事以證公羊襄十九年傳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此記人用公羊說也又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說苑奉使篇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亦本公羊說漢書終軍傳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命顓己之宜馮奉世傳同蓺文志縱橫家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使從宜之說也注於從俗曰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

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惟記作禮從俗故注引禮器以證禮器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蓋魚鼈非山國所有鹿豕非澤國所有故禮必從其俗下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士冠經若不醴則醮用酒注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因焉不改者也地官土訓禮俗喪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秦蒹葭序刺襄公未能行周禮定四年左傳啟以夏政啟以商政小雅賓之初筵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曰衞殷之畿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故衞稱殷禮此禮從俗之說也唐史徵口訣義引鄭司農觀象注曰從俗所以爲順民之教如大公封于齊五月報政爲簡其君臣禮從俗是

先後鄭所見本並作使從宜禮從俗正義已據誤本故釋曰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使從俗者謂臣爲君出聘之法惠校北宋本如此毛本謂作爲誤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桉自祭祀喪紀朝聘燕饗統謂之禮不專指征伐記若作禮從宜注何以偏舉士匄事春秋善之者善其不伐喪得權事制宜之意也非善其得禮牲幣主國所以待賓非使臣用以聘享聘圭璋束帛束錦享庭實皮馬無用牲者注云牲幣非專指出聘故云之屬屬統大概言凡喪紀祭祀賓客皆然孔不知禮使二字互到故解使字爲出聘解禮字又謂奉命出使兩句並云使以強合於注而不知其非也據徐所引知唐初本未誤而禮儀部又大書從宜注引禮記曰禮從宜使從俗兩引不同禮儀部或後人依誤

本禮記攷三復鄭注當作使從宜禮從俗

偏徧辨

二名不偏諱注偏謂不一一諱之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六經正誤曰偏本作徧舊杭本栁文作遍九經三傳沿革例曰偏合作徧舊杭本栁文奉敕二名不遍諱云作此遍字是舊本作徧明矣張氏敦仁撫本禮記攷正曰唐石經作偏不作徧釋文不爲此字作音以前後徧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鄭云不一一諱者乃以一一解偏蓋一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唐律謂之偏犯舊杭本栁文特譌字耳盧氏文弨鍾山札記引岳說曰若如其說二名不徧諱則必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徧諱今以孔子之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

徵攷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偏字義圓
偏字義滯段氏經均樓集曰此字作偏唐石經以下作偏乃譌
字之甚者偏諱謂二名諱一也不偏諱必二名盡諱之矣其義
適相左若謂不一一者偏有其一者也謂僅舉一偏經當云二
名則偏諱何以云二名不偏諱一可以解偏一一不可以解偏
而可以解偏不一一不可以解不偏而可以解不偏云偏有其
一無論語拙仍是徵在二字皆諱其一仍是不偏諱而非不偏
諱大韶謹桉段說近之注云偏諱謂不一一諱之也當作不偏
諱謂不一一諱之也句首脫一字耳不一一諱者猶言不皆諱
不云皆必云一一者解經二字也此正古人解經細密處非所
云以一解偏以一解偏則是解經爲不一諱不一諱則二名盡

諱之矣正義釋注曰不偏諱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經不云偏舉其一則不諱亦不云不一一者偏有其一也正義又曰論語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言某在斯是言在也謂二字作名不須偏諱得偏舉其一故申之曰是言徵也謂諱在而不必諱徵也是言在也謂諱徵而不必諱在也盧乃云本盡所諱中偏舉其一則不諱是必改經爲二名偏不諱乃合張引唐律偏犯以比桉律云嫌名及二名偏犯不坐疏義曰複名而偏犯偏犯者二名而犯其一惟二名不偏諱故犯一字者不坐通典禮六十四載武德九年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有違經誥今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兩字不連讀卽言在言徵之義知盧所云兩字盡在所諱中其說

非矣偏犯不坐本與不徧諱義同張旣解爲偏舉其一則與律義又別蓋律云偏犯經云徧諱以偏犯解徧諱則是二名不偏犯矣其可通乎至段以徧字誤石本則又不然白虎通姓名篇匡謬正俗六及通典所引並作徧則徧非誤字今校偏與徧古字通試請證之益上六傳莫益之徧辭也孟喜章句曰徧周帀也釋文王弼本作偏史記禮書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鄒氏偏音徧漢書賈誼傳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賈子宗首篇荀說漢紀七並作徧莊子則陽篇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釋文偏音徧又音篇偏與徧通故古書多互用莊子刻意篇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釋文徧音遍校徧行者偏行也上文曰德和也道理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謂禮

樂由和理中出有禮而無樂則文而不情有樂而無禮則情而不文故曰禮樂偏行則天下亂淮南主術訓德澤兼覆而不偏兼覆即偏覆不偏即不偏此以偏為偏也荀子王伯篇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偏非偏私之偏彼富國篇曰其竟關之政盡察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然則禁止而不偏者謂設質律以禁止欺妄而不偏察也不偏察正與須孰盡察相反為義又王制篇分均則不偏偏亦非謂偏私言分既均則貴賤無別而物不能偏下文云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贍字多借作澹正所謂分均則不偏也呂覽察微篇凡戰必孰悉偏備偏備即偏備董子盟會要篇盖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偏即徧謂偏書天下之患也此之不偏

義同不偏諱卽不偏諱後人不知古字之通故釋文於偏字皆作音云音遍而此字無音釋經者於古人通借之字必知其意可也不知其通借而意爲之說固不可知其爲通借而徑改亦不可排文改偏爲遍意則是而古字亡矣遍尤俗

周人卒哭而致事非注文辨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沿革例曰興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觀注中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並言未爲非也校正義釋注引皇氏云夏后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

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云以此推之云故知玩語意正文無此七字鄭以意推而知耳吳志孫權傳裴注引鄭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與皇侃同而正義於下文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與釋曰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金革之事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之事謂其當然故問孔子云云是經本有此七字故云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今校有者是也宣元年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何注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徐疏云曾子問文家語曲禮篇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

致事王肅不好鄭學若此七字爲注文王必不襲鄭是家語郞本此文此經本有此七字之明證也又校岳云視注中復添一人字是注本作周卒哭而致事今注疏本作則無周人字文義不順蓋經誤爲注故或作周或作則各本歧異當以興國本爲正撫本攷正曰撫本有此七字以行字計剜改添入也初刻無之唐石經及各本皆同校正義云注致事至致事可見其本此一句亦在注也又曰正義云孔子旣含周人卒哭而致事正義本含作荅者誤字耳大韶校正義本標起止處其爲後人增刪者不勝枚舉安得偏據此遂定此句爲注至謂荅字作含尤屬肊說正文若無此句注安得肊測凡正文所無鄭以意知者皆爲疑辭如染人注元其六入與若如皇說鄭當云周則卒哭與

未有經文所無横益一句者也正文若不言卒哭作疏者何由知周人卒哭而致事而謂孔子已前含此句乎

母在不杖辨

雜記上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歿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屬於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椟母衍字也此論適子爲妻喪服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正義引賀氏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歿母存則爲妻得杖且禫矣小記又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曰舅不主庶婦喪所以

庶子得杖是衆子爲妻雖父在亦杖蓋杖者喪主也爲主則杖故喪服疏衰章其一曰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又不杖麻屨者條下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疏云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申而杖春官大祝疏兩引此經並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又曰適子妻父爲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衆子爲妻父在亦稽顙合賈兩疏觀之父在爲適婦喪主則不杖若父歿母存爲適子者無避喪主之嫌爲衆子者又本有得杖之禮何得連母言之云父母在不杖正義明知不可通乃曲爲解曰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屬於母在則一句中已賅兩義下何何須母在不稽顙范分在字爲兩義更屬肊說下云母在不稽顙是經文本云父在不杖

不稽顙毋在不稽顙文義甚明毋定爲衍字

以字爲諡辨

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正義引服注曰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陸粲左傳附注曰鄭駁異義見史記五帝紀集解引此傳諸侯以字爲氏今以字爲諡者傳寫誤也孫志祖讀書脞錄曰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誄其行以爲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用左傳此文少牢饋食禮注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據此二文則此文作諡不作氏有明證段玉裁經均樓集曰桉眾仲以諡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於大夫命其族以字爲諡以諡爲族

然則族於謚卽族於字也春秋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爲謚者也無駭子展之孫展之卒在春秋前展當其謚矣故公命卽以爲氏今本史記集解作氏者乃聲之誤也亦引檀弓爲證曰孔子謚尼矣故漢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不敢捨尼爲謚也又引穀梁傳孔父字謚也字謚者以字爲謚也孔子因氏於祖謚矣大韶謹桉陸說是也士喪經爲其父某甫筮宅注某甫且字若言山甫孔甫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桉樊仲山甫周語稱樊穆仲穆乃山甫謚然則孔甫尼甫皆字而非謚至檀弓注云因其字以爲之謚者因哀公誄孔子而爲此說耳桉誄與謚則春官大史凡遣之日讀誄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鄭司農注大祝

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引春秋傳哀公誄孔子爲說

鄭因之然則誄非謚也若以某甫即謚禮經例名士喪士虞士

安得有謚孔廣森經學巵言曰列國之卿惟宋鄭無謚表見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生某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生說說生華父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老生司徒鄭司徒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釋釋生夷父須須生司寇呂以及孫湯仲向等氏皆然凡言某父者悉以字爲謚者也大[illegible]按聘禮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祖稱甫考稱子同子爲丈夫之美稱父亦美稱知子非謚即知某父亦非謚春秋大夫得謚者俱本謚法解周書

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不聞有孔有尼說文曰古人名嘉字子

孔鄭公子嘉楚成嘉俱字子孔不聞孔爲謚孔氏自弗父何五

世而至孔父嘉則爲公族氏曰孔廣森一董孔字注曰湯次妣吞乙卯而生賜姓子氏後代以子加乙爲孔氏此不繼之說孔父不聞有謚桓二年公羊傳注曰賢者不

名故孔父稱字又曰父者字也徐疏云父者字也穀梁傳文是

何取穀梁義以注公羊今本作字謚者謚衍字耳徐疏亦當云孔父字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字孔父故有孔氏安得云孔子氏於祖謚至展之卒在春秋前謂展爲謚果何所據至褒成宣尼四字更不足據哀十六年正義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追封爲褒成宣尼鄭錯讀左傳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桉以子孫之封號冠於謚之上古無此禮此正莽之不學尤不可取以爲證也孫又云以字爲氏則傳文因以爲族賅之矣若云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不嫌辭費乎段說同大韶桉駁異義曰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然則姓統於上若大宗然氏別於下若小宗然族則原其所自出也莊十二年傳戴武

宣穆莊之族注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晉桓莊之族偪注桓叔莊伯之子孫文七年傳穆襄之族注穆公襄公之子孫昭二十一年傳靈景之族注靈王景王之子孫云子孫者所以原其所自出也文八年傳戴氏之族注華樂皇皆戴族戴族也華樂皇其氏十八年傳戴桓莊之族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戴桓莊族也公孫二華司徒魚蕩向鱗其氏昭八年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惠族也欒高其氏既族而又氏則族與氏不同欲言之則氏卽族也猶姓亦稱氏定四年傳殷民六族別其氏曰條徐蕭索長勺尾勺殷民七族別其氏曰陶施繁錡樊饑終葵魯三桓桓族也

別其氏曰季孟叔鄭七穆穆族也別其氏曰罕駟國良游豐印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無氏古有有族而無氏者矣安得云族於謚即族於字知氏與族別益知傳作氏不作謚弃知因以爲族非贊辭據服注知古本無以字爲謚之說

四國辨

昭十二年左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引劉炫云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足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注疏本作諸侯之惕焉脱誤不成句依楚語正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城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爲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上正義賈子大都篇楚靈王問范無

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各千乘焉亦足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字曰臣聞大都疑國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不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賈子書以葉與陳蔡不羹并爲四國臧氏經義雜記據此以爲四國之證說曰賈生之書卽本外傳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城陳蔡葉與不羹與內傳四國之說合後來脫落葉字故內傳誤亦同之劉光伯謂楚語再言三城豈如賈生之四言陳蔡葉與不羹一言四城爲可據乎錢氏大昕荅問同說曰左傳言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許葉之師葉本許

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城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六曰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合爲二杜氏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仍不羹爲一謂三城三國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爲三之誤大昭按成十五年許畏鄭請遷於楚楚遷許於葉九年傳曰許遷於葉因謂之葉是當時謂許爲葉賈生見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遂以葉備四國之數臧錢據之謂內外傳皆脫葉字初得其說以爲四國之確據今以前後傳參較之知不然也成十五年許遷於葉至昭九年又遷許於夷傳云實城父注

此時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傳又曰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十八年傳楚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楚子乃遷許於析葉復入楚以封沈諸梁是許凡三遷始於葉繼於夷終於析不得合許葉而混之曰許葉一也九年傳注城父屬譙郡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有城父故城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若合許葉爲一則九年楚已遷許於夷與葉絕不相關不得因其舊遷於葉而謂之許葉二也十二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云云卽外傳所敘一節經傳均無城許之事桉昭公篇中經傳晉楚城如四年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又城邱皇遷訾人焉又使熊相

麇郭巢季然郭卷三十年吳公子掩餘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遣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前後均不書城許惟四年傳稱楚子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是所城者賴也亦未嘗云城許安得云兩傳俱脫三也外傳紀此事末云三年陳蔡及不羹納棄疾而殺靈王十三年傳云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兩傳不同者外傳專紀一事（外傳例篇末俱以後事結之）故以陳蔡不羹結之此即十一年事也至十三年傳追敘楚虔被弑顛末而總之曰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及四族之徒亦但言遷許而質許圍無城許之事是乾谿之難不專在城三國故傳雜敘羣喪職與陳蔡不羹許葉與此傳無涉四也昔叔向說棄疾曰君陳蔡城外屬焉方城

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葉縣即在州北是葉屬棄疾故與陳蔡不羹許並入楚不得以十三年傳章合此傳爲一五也賈生但見十三年傳稱陳蔡許葉之師遂以葉并爲四國是其疏也然未嘗連引許葉云陳蔡葉與不羹是賈固不以許葉混爲一錢因賈遂傅會許可稱葉則謬矣史記楚世家今吾大城陳蔡不羹水經汝水注引春秋左傳今吾大城陳蔡不羹俱無葉字安得偏據賈書肌測內外傳均脫葉字六也左氏敘事條理秩然諸子述事不無增損讀左者當據傳以正諸子之書不當據子書反疑傳文又桉十一年傳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韋注楚語同此據明道本今本城亭互易誤楚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

乃西不羹城也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西不羹城南臧引注云汝水又東得醴水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十八年許遷於葉楚盛周衰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偪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万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據此可知賈氏以陳蔡葉不羹爲四城之確正以陳蔡不羹與葉連合故云多築列城號曰万城若但諸梁一邑之葉安得云万城大詔按舊俗書作万與方形同故方城譌爲万城傳記無稱方城爲万城酈說不足據且引春秋傳正作陳蔡不羹無葉字臧何以不引而獨採此謬說乎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八汝州襄城縣有古不羹城在縣西南是不羹雖有東西而當時所城者實襄城之西不羹故十一年傳注云襄城有不羹城定陵有不羹亭城與亭分別甚明閻氏但據地理志遽云作國語者不通地理何其妄也參之史記水經注均與楚語合光伯謂四當爲三其說至確古書積畫書四爲三說文三籀文四觀禮四享鄭云四當爲三古書三四或皆積畫相似由此誤

疏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帝曰咨三岳皋陶謨外薄三海是古書四字皆積畫也周禮注朝貢禮純四只鄭志荅趙商問曰四當爲三天官內宰注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䋲鄭荅趙商問亦云四當爲三此二字相亂之明證也可知左氏古文三四字皆積畫故誤三爲四絕無脫字也

鴟鴞詩說

豳風鴟鴞首章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曰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

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職此之由然序云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釋文遺唯季反本又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引鄭尚書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怡說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又曰毛於首章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此爲誅管蔡而作不得爲怡說王心當訓怡爲遺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定本作遺字則不得爲怡說按鄭說此詩與金縢多異說蓋讀金縢我之弗辟爲弗避故其說多岐譜曰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後成王迎而返之七月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避居東都鄭譜曰周公避之居東

都三年棪說辟字者多異金滕某氏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列子楊朱篇武王既歿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淮南齊俗訓武王既歿殷氏叛之周公放蔡叔誅管叔泰族訓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甫而欲作亂周公誅之董子五行篇成王幼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中論知行篇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周公誅之此法之說也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見隱六年公羊傳疏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管關聲相近關叔即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商蓋即商奄昭二十七年左傳掩餘史記吳世家專諸傳並作蓋餘越紐錄周公傳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守于邊此避之說也又魯世家周公乃

告大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司馬以弗辟爲不避攝政之嫌雖同讀爲避而各爲義大韶按說文䢃灋也引書我之弗䢃徐鍇傳曰井者法也此與刑同意井部刑字解曰罰罪也从刀井易曰井者灋也蓋辟字古文本作䢃與刑字同義則訓爲法者古矣玉篇作䢃治也治卽法之譌文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金縢云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商奄得得其主名也周公居東爲東征居東二年既爲征則辟卽爲以法誅之古行法卽謂之法漢書王溫舒傳此人雖百有罪弗法顧注法行法也之猶若也小雅伐木神之聽之箋云神若聽之小明神之聽之箋云若神明聽而聽之以若釋之是之卽若也左傳昭十五年福胙之不登叔父焉在釋文叔父絕句按之若也登加也言福胙若不加諸叔父將焉在也僖三十三年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宣十二年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成十七年吾之有罪吾死久矣若殺不
辜將失其民襄二十三年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之與若互文之卽若也我之弗辟言我若不以法也金縢於周公
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下卽云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此史臣紀
年以敘事也東山序云周公居東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
而作是詩書言二年者紀公居東二年也故先言罪人斯得後
言作詩于後者二年後也蓋周公察知罪人主名實係管蔡及
商奄於是東征詩言三年者統計前後往返年數也故先列鴟
鴞後列東山則作大誥征四國卽在此三年中周公無再居東
之事東山序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歸大誥序
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白虎通誅罰
篇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尚書誕以爾東征誅

祿甫也此其證矣鄭必辟爲避居者以管蔡同氣未便以流言卽行法耳今按首章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又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曰稚子成王也正義曰言周公甚愛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二章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傳曰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又予未有室家正義曰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輕侮稚子侵弱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東山首章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曰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曰爲此言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說詩至此可謂

義之盡而仁之至矣又何嫌致法於同氣乎鄭既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東都則金縢所云罪人無所指乃創爲周公屬黨不知詩言我室者指王室也與大誥亦唯在王宮邦君室誕鄰胥伐于厥室同管蔡于周公同爲王室懿親故云我室傳以我子指管蔡以我室爲周室爲說詩說尙書者定訓箋以我子爲周公屬黨以既取我子爲成王捕其屬黨以毀我室爲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不知書罪人者史臣之直筆也金縢一篇統敘前後王已迎周公則公誅管放蔡之意已明史臣從後紀事安得目周公之屬爲罪人又以屬黨爲與知居攝者則不利孺子非流言乃實事按攝政二字見逸書明堂解古尙書無此說金縢於武王既喪即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古者天子崩世

子聽於冢宰三年周公亦猶行古之道耳無所謂攝政又安得言攝位雒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復白也天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夏官大僕注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辟法也復子明辟者告子以明法也故下文曰考朕昭子刑昭與詔同一切經音義十九曰詔近字也高注淮南繆稱訓曰昭道也道亦告也謂致我告子之法也自說者訓復爲還訓辟爲君解爲還子明君大物不可假君位詎得言還新莽乃託經以文其姦言矣又文王世子正義引鄭金縢注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蠆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

五迎周公返而居攝之年也夫謂周公攝政者以成王幼不能踐阼耳王年既十五矣復云返而居攝此又事理所必無者也哀平以前訞讖未興故霍光輔政天下晏如東京承新莽後不免以讆私植黨說經毛公漢初人無此邪說故說經最正

周官封域說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而孟子論頒祿之制則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鄭司農注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

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子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按攷工記土圭尺有二寸以土地此特詳土圭測景之法非封國之實數也故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依注當云十有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與此同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四四十六侯方九千六百里餘四百里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三三而九十一伯方九千九百里餘一百里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此約計

其地之廣狹所能容鄭云可四可六可十一可二十五可百明非實封之數否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安得分公與侯子與男爲四等周之上公僅有虞虢宋此三國者安得有二千五百里之地其非實封亦明矣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總計畿内外地也下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校百里爲同封方百里者三十當除去三十同故曰餘方百里者七十也又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梫十里爲成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九方七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得二千四百六九得五百四十共方二千九百四十里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梫五五二十五方五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以方五十里者百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爲方二千五百里二十其二十五爲方五百里是爲三十同故曰方百里者三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

此即前總數分算之而核其餘地故曰千七百七十三國非周之封國實有此數而鄭於王制注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王論道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大韶按此鄭意爲之說不可爲典要六官之屬各有中下大夫二十七將何以分配尙書大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漢初周官未立天子但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以三乘之一卿九大夫三卿故云二十七大夫與周官之法不合即如其說天子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此定員也致仕者無定安得云致仕之公必有三卿必有六大夫必有二十七其云三孤無副者鄭旣以此三等之國各差以三卿有六幷致仕者爲十二若三孤亦有副則爲十八王子弟之封僅有三與大國之三小國之二十七參差不合故又曰三孤無職豈知周官有孤卿本無三孤之稱辨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不得以三備數也周官之法自六鄉六遂稍縣都外皆爲公邑若如王制所說則天子無一旅之田作記者祇明算法必欲以實數充之窒矣

司馬法非周制說

周官兵制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

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
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之法定都鄙之
貢賦也六軍之衆出於六鄉序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之
大夫即以六鄉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大司馬
云軍將皆命卿命卿即六鄉也然則小司徒定其民大司馬掌
其政夏官篇首言五兩卒旅師軍與小司徒同六鄉七萬五千
人故大司馬定軍額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諸經皆言六師

明王畿雖萬乘軍賦止於此數其六遂及都鄙盡爲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爲兵農自爲農謂兵農爲一者不察之論也井邑邱甸縣都六者皆定地以出田賦與軍賦無涉軍賦但出民不出車四邱爲甸與二百里曰甸千里之內曰甸皆定其地之名非以其出長轂一乘可讀甸爲乘也說周官者每雜以司馬法校其法有二其一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其一方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兩法不同者成百

井定受田三百家以家出一人準之得三百八十而賦一故三
十人甸五百七十六井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以可任者二家
五人準之得七百二十人亦十而賦一故七十二人兩法實一
法成元年左傳正義及小司徒疏以前一法爲邦國法後一法
爲畿內法非也特三十人及七十二人與伍兩卒旅數參差不
合故牧誓正義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
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
本車而陳群道通之曰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卒
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
所餘之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
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千乘此與六軍三軍

之數通矣仍不可通之二軍一軍二軍二萬五千人以七十五人配之三七二十一三五十五車三百乘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再以三十三乘配二千五百人則餘二十五人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乘計一萬二千人再以六乘車配五百人則餘五十人此畸零之人何以配制此求其通而卒不可通者也蓋計地出車周官本無此法司馬法不但不合於周官與諸經均不能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以七十五人計之千乘已足六軍之數三千乘爲軍者十八爲士二十二萬五千人箋云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抜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是則正羨盡起尚不足三千乘之人數況斷無空國出軍之理知一車七十五人其法非周制也以

周官之法攷之則車自車人自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亦不定以三十人閟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百乘韋注八當爲六是一乘五十人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卌六人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邱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作五千字誤當爲三閔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

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車人配合隨時而定然則王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此軍額也以七萬五十人配三千乘一車當二十五人原未嘗兼卒盡起以司馬法說之鑿矣

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六十四井出一車之法也則百里之國僅出車百乘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大夫采地等於大國諸侯疑未敢信也包咸注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哀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

乘此十井出一乘之法也按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月人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如包何說農民戸旣出十一之稅又出車一乘馬四匹芻茭之費其之此必非八十家所能給亦不敢信竊謂諸言萬乘千乘百乘非計地以出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此特言其限制耳定九年蒐于紅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明堂位說魯云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以方七百里之地但有千乘與司馬法已不合昭

十三年平邱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
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三（依劉炫說）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
萬乘昭五年傳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
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
二井半出一乘合晉國之車又奚啻萬乘是大國不必千乘也
襄十一年左傳子產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昭元年傳叅后
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閔二年傳衞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衞文儉只
足用始有此三百乘耳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特因小司徒
云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云辨其牛馬之物里宰云比其六
畜兵器遂謂車馬兵器皆出自民今桉鄉師凡四時之田簡其

鼓鐸旗物兵器若作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使皆備旗物兵器而至縣師掌徇稍縣都四等公邑使皆備者縣師令公邑之吏備旗物兵器而至也簡其兵器者鄉師自簡其兵器以旗鼓帥民而至也六畜車輦民所自有特以時簡閱之非以供軍輿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今本脫用字依疏義補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里宰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兵器即器械民間所藉以防患古未有禁民挾兵者若用以供軍輿則簡其牛馬車輦足矣何以簡及六畜桉牛人凡軍旅共其兵車之牛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哀四年左傳孟孺子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此

牛馬出於公家之證也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甲篇亡云如其儀則甲當司甲授之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齎于職幣隱十一年左傳鄭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閔二年傳國人受甲者此兵與車出於公家之證也左氏均與周官合顧氏棟高謂周官出於王莽特附會司馬法不知周官之法本不與司馬法同顧讀周官未審而妄說耳

江氏羣經補義曰春秋之時兵農已分管仲叅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

桓公問伍鄙之法管子曰相地而差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美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舊爲農者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法但施於伍鄙則鄉里但有兵賦無田稅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他國兵賦不可攷而知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增而復損也當其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兵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

氏盡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三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於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夫子荅問政曰足兵使兵農不分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大韶桉江說發人所未發兵出於鄉故小司徒但有出軍法無田制遂人但有田制無軍賦

周制兵農本分魯之作三軍藉民爲兵其舍也即還兵於農其爲兵也予以鄉之田而復其役其爲農也田不改而取其力役之征三子各毀其乘乘即卒乘謂舊隸軍籍者也魯舊二軍四卿並將見成二年傳作三軍則季氏將中軍孟叔各將其一故昭傳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則分爲左右季氏將左孟叔其將其右哀十一年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冉有帥左師是也校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又曰五日右師從之但言右師左師則武叔所蒐者蒐右師之乘也昭十年傳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此時中軍已舍何以三卿並將蓋孟叔並將一軍也叔孫婼居守故使叔弓杜謂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非也其作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乘之人謂隸於軍籍者父兄子弟即指乘之人故清之戰季氏之甲七千老弱守宮老弱即父

兄子弟中別其老者幼者其舍中軍也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貢即小司徒所云而令貢賦謂軍賦也貢即賦也貢賦連言耳三子盡征其兵而時貢於公則公室無兵矣昭二十五年傳公徒釋甲公徒即所貢之兵也若并其農而征之則公無一民尺土矣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乎以此知民賦軍賦各不同而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明若泥於司馬法甸出七十五人則魯地不加闢何以能增一軍魯地不加削何以復損一軍若讀棄為甸見地官稍人注郊特牲注春秋時井田之法未壞豈得云各毀其甸乎

禘祫一祭說

禘祫之聚訟久矣鄭箋商頌元鳥曰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

大廟明年禘於羣廟從釋文前本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注祭法謂祀天於圜邱以嚳配注大傳謂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注大司樂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皆禘大祭也此鄭一家之說張純據禮緯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分為二祭惟劉子政賈景伯謂一祭二名孔氏正義宗之文二年左傳正義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按小戴記作於漢初郊特牲祭義並以禘為春祭王制以為夏祭大傳以為禘其所自出之祭說已參差今欲綜眾說而折衷一是誠未易擇所從即春秋所書求之劉賈說近是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至徹俎非彌日不能給以一日徧祭此必無之理若日祭一廟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其十日祭前夕

牲祭後有繹祭七廟者前節已核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少牢筮日辭曰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于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云皇祖則祖禰統焉矣曾子問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廟爲無主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曰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穀梁曰大是事也箸祫嘗杜預曰大事禘也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皆禘也穀梁謂之祫杜謂之禘其義同本非於禘外別有所謂祫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祫祭桉王制云天子犆礿諸侯礿犆祭必祫亦有犆故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自薦熟始無朝踐薦腥兩節其

儀稍簡可於各廟行之其餘皆祫故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孔氏廣森曰一或也非一年犆一年祫之謂穀梁云一有一無爾雅云彔一見一否夏小正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謂礿則犆嘗烝必祫禘則或犆或祫案孔說至精惟禘可以犆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二十年禘于襄公經不書見左傳此犆禘也可以祫故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此祫禘也禘爲時祭之名非喪畢而祭之名書吉者公羊所謂未可以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四時之祭常事也其書者春正月烝桓八年爲夏五月復烝而書譏瀆也八月乙亥嘗桓十四年爲壬申御廩災而書志不敬也禘于大廟爲致夫人書

大事于大廟爲躋僖公書有事于大廟爲仲遂卒而繹書有事于武宮爲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爲順祀書明乎此而五年殷祭之說緯不足據魯禘非禮之說小戴亦未可信
鄭注祭法云禘郊祖宗報謂祭天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有虞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正義引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皡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皡食焉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又注喪服小記曰始祖感

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並以禘爲祭天之名近之爲鄭學者歷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禘郊不過繭栗以爲諸言禘郊皆與宗廟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大韶謹桉祭法此文全本魯語展禽此論專爲越祀爰居而起義發首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黃帝能成名百物以明命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此法施於民者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下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此以死勤事者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下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有子曰柱能殖百穀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

爲社此以勞定國者也能御大災則祀之下云禹能脩鯀之功此御大災者也能捍大患則祀之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除民之穢此捍大患者也乃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祭法作郊嚳非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依韋注）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所列皆人鬼無天神故祭法於禘郊祖宗後別論泰壇泰折及三辰寒暑四時之祭祖謂始祖穀梁曰始封必爲祖是也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虞夏祖顓頊顓頊所從出者黃帝也商祖契周祖棄契棄所從出者嚳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大

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后稷始封於斄爲始封君奉嚳爲出王廟歷王慶節正后稷爲始祖而不祖嚳所謂世世祖是人也故周無嚳廟周人奉稷爲始祖本始祖之心追始祖所從出故商周並禘嚳喪服小記大傳所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也祭統云設同几禘嚳以姜嫄配故生民歌姜嫄而云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敬也周歌姜嫄與商頌有娀同知此而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妄可以釋齊魯韓詩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云感天可也漢高祖亦感雷電晦暝蛟龍之異而生豈得謂高祖非大公子云無父是自誣其本朝然則魯語先言禘者黃帝帝嚳在先本其世次不得先始祖於祖之父故先

禘於郊因先祖有功德別爲禘郊祖宗皆崇德報功之典不論祭之大小也商祖契而周不祖稷者因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言郊稷其實配者特配天於南郊義主在郊而不在稷周固以稷爲始祖而不祖文王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桉小記本釋喪服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論大宗而推之始祖又推而至始祖之所自出故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兩云其祖並指后稷配即配天謂禘后稷之所自出而以后稷配天於南郊四廟四親廟也由四親而祭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故云四廟耳若

以所自出爲感帝則以稷爲祖而以稷配靈威仰是禘稷非禘嚳矣與祭法注說又兩歧周頌雝序云禘大祖也箋云大祖文王也唐神龍中張齊賢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即大祖大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據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及鄭注詩序云大祖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祖自非祫祭羣合食之大祖張議是也後世多崛起無始封之祖即以受命王爲始祖三代以前不然商既祖契宗湯周自然祖稷宗武王特周之王與商異湯以孤聖獨興周則文武並有功德故合祭文武於明堂一代固不得有兩祖鄭見孝經云宗祀文王祭法云祖文王或祖或宗其說不定故云祖宗通言耳今桉孝經

云宗祀與祖宗之義別宗尊也謂尊祀文王於明堂配上帝與配天義亦不同郊祀后稷以配天謂祀天南郊以稷配食明堂非祀五帝之所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則壇而不屋天神地示皆爲壇而祭屈天神於明堂則祀五帝於明堂以配文王非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矣配對也匹也毛於皇矣傳曰對配也文王有聲傳曰匹配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君奭殷禮陟配天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皆謂其德足以相配也然則配上帝者謂立明堂以尊祀文王與配天南郊者相配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似以明堂爲祭名竊所未喻

明堂無五室說

明堂制度攷工記與大戴記不同攷工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則云九室室四戸八窗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其外水名辟雍北魏李謐著論辨之曰攷工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盛德篇得於戸牖失於九室蔡伯喈識其脩廣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各居四隅四隅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近人孫氏星衍明堂遺制攷爲九室圖三三平列中爲道縱閒九尺核逸書月令解及呂不韋十二紀於四正之室並有左个右个介夾也介个同字鄭注鄉射記兩旁謂之个射侯兩旁謂之个室之兩旁謂之介其義一也室之有左右介猶堂之有東西夾皆於一地著三三平列爲九室室閒有道以間之則四正與四隅各自爲室安得云某室之左个

某室之右个且南北不過七筵疊排三室已占六筵之地横間減縱間之半一道得四尺五寸則南北兩頭迫於堂廉盡階不升堂即入室成何體制攷工月令本非九室欲通大戴失之小戴孫又曰攷工記既稱五室又云內外有九室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為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鄭云路寢如明堂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內有九室蓋言王宮之內桉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注明言路寢之裏安得附會鄭路寢如明堂之說而云天子路寢有九室路寢者天子諸侯聽政之所是謂內朝故玉藻云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記安得

云九嬪居之此皆肊說大誤謹按攷工所云五室本不指明堂傳禮者誤爲一上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記明堂脩廣及高之數以積尺計之九九八十一七九六十三共五千百又三尺其下云五室凡室二筵此謂五寢之室非於一堂之上爲此五室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以寢爲廟寢者據祭祀脩寢一句耳按下句云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若爲廟寢則當如守祧職脩除黝堊專掌廟祧不當以掌廟之官復掌宮中之事且天子七廟何以言五寢然則祭祀脩寢者謂王有祭祀之時齋居路寢小寢無事則隸僕於此時脩除之耳五寢自指王之小寢惟靈恩三禮義宗說天子諸侯宮寢之制云春居東北

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見御覽時序部三下曲禮正義曰王有六寢一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與崔略同據此則一寢在中四寢於四隅戶皆南鄉古者制度皆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夾攷工記所云凡室二筵指燕寢之室逸書呂紀云左右个者指堂東西夾也崔云五寢指堂後之室也若爲五室於一堂之上縱數之南北疊三室橫數之東西列三室更爲左右个則壅塞已甚且元堂在北天子聽朔居之將南面乎北面乎冬官篇亡攷工記河閒獻王補之本非六典原文其云四旁

兩夾窗與大戴記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皆漢初經師坿益明堂本大名南鄉一室何以獨占其名明堂既屬路寢何以正室名曰大廟以生人所居冒始祖之廟稱此則呂不韋所記後人取以雜之逸書也不可信今據雜說肊測五室爲五寢之室以待通人定論

朱氏珔曰以五室爲五寢之室自是卓見人所未及但五室既爲寢何上文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豈九室非寢與大韶校五寢者王之小寢也九嬪之室當在后正寢後但內外九室似不可信昏義云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與此同校漢以大常光祿勳衛尉

大僕鴻臚廷尉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周制但有六卿六卿之長曰孤卿亦曰冢卿本王氏引之說周時本無三孤之稱其以三孤配六卿爲九者非也記又曰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天子但有六鄉六卿兼領之外爲六遂何云九分其國不可信一六官之長曰卿其屬有中大夫下大夫總五官計之中下大夫凡百有三十九安得云二十有七大夫不可信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諸侯大夫立三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又昏義注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正義曰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六寢之後九嬪以下分居之據禮宮與寢通稱后

六宮象天子立六官也夫人三宮象諸侯立三卿也天子諸侯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則后六寢夫人三寢亦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后六宮夫人以下分居之夫人三宮世婦以下分居之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御妻周官內官有九嬪世婦女御而無三夫人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下均無人數作昏義者以內外分配各以三衆之故云二十七八十一耳不可信三宮室之制中央爲室東西爲房大寢與小寢制同六宮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世婦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不可信四楚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卿大夫士爵有三等各分上下中故云九品天子一取九女以姪娣從故云九御其九嬪女御皆內官也佐后夫人治內職者內官之名九嬪

與外官之名九卿均非定以人數月令多以三公九卿並言九卿與六卿其同異無可攷治周官者但依五官本文爲據可也

周官朝制與左傳東晉周官不同說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云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大行人注及疏同又鄭注堯典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昭十三年左傳則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如彼文六年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

傳與尙書正合而周禮不載此法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先儒說周禮者皆以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無由得合周禮每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或當遣使來耳又文十五年傳正義引此傳曰歲聘閒朝是諸侯朝天子之法尙書孔傳云六年一朝會京師是再朝而會周之正禮大行人所云或遣使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校顧命曰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成王崩在四月如鄭說其時但有東方六服何云西方大雅韓奕云入覲于王隱五年左傳曰王覲爲可韓與衛非西方諸侯也何以云覲則以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說不可從東晉周

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謂來朝京師非會也大行人於侯服歲壹見至六歲壹見因其道之遠近節其年之疏數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謂弟一歲以至弟六歲非每歲也見謂諸侯見天子因見而有貢物非遣使來正義欲以周官左傳與僞尚書和合爲一此不可強通者也今案大行人所列定其年限也大宗伯所列殊其時限也如侯服弟一歲見於春來則曰朝於夏來則曰宗於秋來則曰覲於冬來則曰遇下乇甸男等五服皆然蓋六服地有遠近不能使一方同時而來故旣定其年之疏數卽因其來之早晚而別其名覲亦朝也故禮經曰覲大行人疏引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也覲禮諸侯前朝受舍于廟注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疏引鄭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曲禮正義亦云宗依朝遇

依覲禮有繁省之殊如其說則是東南六服禮備而
西北禮省禮不具然當以呂問志四時通稱爲定說
堯典言五
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與僞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制同唐虞五載一巡故分四年來朝
馬王以四朝爲四面朝
於方嶽之下則上文已
言肆覲東后言東后則三方可
知無須更言四面朝於方嶽
周制十二年故分六年年數雖
殊其制不異一盡也皆也畢也謂六年則五服畢朝也至十二
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因時巡即四面朝於方嶽之下至巡守之
明年又從侯服起至六年要服而畢如是則僞周官與行人制
亦合若左氏所述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昭三年傳子大叔曰
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
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云每歲聘彼云三年此云三歲朝彼云五
歲此云六歲會十二歲盟彼但云有事云不協則無定期蓋叔

向因齊人不肯盟故舉數者言大叔因會少姜之葬故舉疏者

言意各有在其言明王之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彌兩傳所述皆朝聘盟主與周官之法無與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

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

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

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皐門三槐九

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

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

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內

天子還服朝服於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弟以進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按此記文意不明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視朝之位但有公孤無諸侯秋官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此大詢眾庶於外朝非常朝之法今記所說若是每日常朝安得云諸侯西面若是五服來朝安得於治朝古者天子諸侯常朝但揖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故玉藻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司士列羣臣位後云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宮門屏之閒謂之宁蓋在應門內之廷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諸侯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常朝之位與覲諸侯無與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郊特牲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朝覲通稱耳非覲禮外別有朝禮也故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廟前朝者前覲王之一日也然則記云當依此一句謂諸侯來朝云當宁此一句指天子每日常朝但不當言諸侯耳原非以朝爲春見曰朝之朝

且諸侯覲王當用四傳擯法以次入覲（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升）覲禮所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乃次位非朝位其入覲俱北面是記云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指常朝之位甚明注誤以爲春見之名乃云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校覲禮於受摯後即云四享（依注當爲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是受摯與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即授摯六玉通謂之幣故小行人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朝而享反受於廟此鄭以意說之非典要也朝無迎法夏官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則同）有乘

金路迎賓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諸侯來朝而行饗食非以六字平列熊買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乘車以迎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閒蓋雜陳諸侯自相朝之法當據覲禮爲正又按屏之設處說亦不同李巡注釋宮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鄉黨圖攷謂路門內不見有屏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句 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者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於是遂入門左也若以屏

為在廟門內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何以云遂入門左惟金氏鶚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緯不可信凡門皆有屏惟泉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門卽應門也大詔謹按金說近之門屏之閒曰宁謂人君所宁立處故名屏曰宁非別有一物名宁故釋宫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謂卽東面西面之位宁卽天子諸侯所立之處曲禮云當宁當依者覲禮云負斧依依在戶牖之閒負與背同謂王背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曰門屏之閒閒卽中也戶牖之閒據東西言戶東牖西門屏之閒據南北言門在南屏在北若屏在門外豈王見羣臣出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是王在屏北而北向夫人在階南向韋注屏寢門

內屏也若屏在門外則越王與夫人隔門而語無是理也據韋注則路門內有屏成六年左傳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公當負屏而立應門內之屏是天子日視朝所立處皋門內亦應有屏爲天子大詢衆庶所立處蓋屏非以蔽內外特爲視朝時所立之定處設耳惟廟門內無屏蓋覲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見諸侯惟饗食諸侯有以車送逆之法故設於門外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概謂屏皆在門外如其說曲禮何以謂之當宁若謂宁在門外天子南鄉當之則依在戶牖之中可解爲南鄉當之乎有以知其不然矣

燕饗通名說

惠氏禮說曰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饗禮

既坐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
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
舉七舉五舉而燕禮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
大部校惠說是也而未晰燕有卽行於饗後者有與饗異日者
鄉飲鄉射兩禮並云司正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
以俎主人請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注
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請坐者
將以賓燕也昏禮舅姑共饗婦與酬注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
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鄭云使人者
謂二人舉觶也故曰燕燕禮亦曰以我安釋詁安坐也自旅以
前皆立行禮說屨升堂後乃坐故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此饗畢卽燕也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公食大夫曰設洗如饗是先饗次食次燕此行於饗食後者饗之禮亦別饗用大牢采菽詩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芼芼羹也注疏本作以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是爲藿不可通當爲字誤也昏禮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校婦以特豚饋則舅姑饗婦亦特豚又曰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此亦當用特豚是用大牢謂之饗用特豚亦謂之饗獻酬酢三者備乃爲一獻自九獻以至一獻禮有隆殺儀節盡同飮射之禮皆饗禮也故燕亦通名饗燕禮曰公與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上介一食一饗大夫于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又曰若不親食大夫若不親饗於燕無若不之文知言饗而燕該焉矣左傳所載饗

禮數十見皆燕也何以明之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語說先王之道德也卽指賦詩一節昭十七年傳小邾子來朝公與之晏季平子賦采菽穆叔賦菁菁者莪此燕也惟燕升坐乃得從容燕語若饗則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以至衆賓儀盛節繁必無賦詩之節記所云旅當指無筭爵時若司正相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無語法而傳所載如秦伯享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報聘褚聲子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二十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二十七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昭元年皆燕也成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桉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朝服于寢惟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出也燕禮疏引鄭目錄云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是其禮也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桉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燕義曰古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既燕而射也又二十六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桉定六年傳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桉禮饗聘賓以介為賓季孟並為魯正卿晉人當兩設饗禮今賤魯不兩設若賓爲介然故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云云齊侯鄭伯命數

同當七獻禮立一人爲賓其餘皆眾賓獻而不酢皆不當獻齊
侯而以鄭伯爲眾賓知亦燕也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
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桉卿於聘賓亦有饗
有食知燕饗通言耳非公用饗禮而季氏用宴禮惟燕得通名
饗故傳於饗燕兼行者必分別言之昭元年鄭伯將享晉魯曹
三國大夫使子皮戒趙孟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
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云云
蓋饗立一人爲賓備獻酢酬之節其次爲介獻酢不酬至獻眾
賓不拜受爵燕義曰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故鄭伯雖兼
三國之大夫以趙孟爲客禮終卽宴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
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

晉侯與齊侯晏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此三事並與饗畢而坐燕者合晉語公子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既享楚子問於公子云云既卒也謂終饗禮而燕也亦與上三事同晉語又曰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苗此異日者也至昭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晏飲酒樂此亦饗畢即燕故賓主各賦明日晏者所謂燕無常數也均與禮合若燕禮爲公燕臣法於賓酢主人後有主人媵觚于公主人自酢兩節大射所謂夾爵如平等相燕儀節當與飲射兩禮同惟燕饗得通故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而燕無幣燕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致饗以酬幣大夫若不親饗則公作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昏禮舅饗送者以壹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昭元年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盬每酬以幣將之后子親禱其一續送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皆指饗言而周語云先王之燕酬幣晏賓以示容合好古者饗燕通稱故云先王之燕耳而陳氏禮書據此謂燕亦有幣但禮文不具其說無據鹿鳴詩序云燕羣臣也而曰承筐是將箋云兼饗食而言鄭意以燕無幣故云兼饗食今按燕卽行於饗後序之以饗爲燕猶傳之以燕爲饗承

筐之將卽酬幣也食禮主食不用樂也不當云兼食言

惠公仲子說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妻則不可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

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文七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姒氏者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說仲子者三家不同近儒惠士奇主穀梁說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

禭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
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
昭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風誠得其實其
說則協於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
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妾爲女君條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之別適庶如
此至庶子爲君不得以適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
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子不得爵
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
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而爵母以妾爲妻非禮
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

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爲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爲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私尊厭於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伸晉范宣荅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即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

母也因父命爲母子何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云向來緦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校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爲其母無服校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惟君所服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伸故注云伸君校母無厭子之理實分適母之存歿非也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識其不哀不識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敬嬴齊歸定姒成公夫人皆書夫人小君不書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

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天王之賵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賵之也仲子卒在春秋前年月無攷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天王故王使含賵使會葬安得謂賵人之妾又安得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春秋非謗史也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秦人之歸襚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襚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爲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子此卽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哉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卒當繫元公元公生存未諡故繫於景公曰景曹桓既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既薨繫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言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爲隱母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書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既正其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

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𦳝夫人也隱旣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卽末盡合禮以送死之具豫及生人雖詩亂不至此左氏不卽人情矣

秦氏五禮通考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卽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

穀梁誤引耳大詔謹按秦說是也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卽妾母不世祭之禮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之死則喪之祭之於孫則止孫謂妾子之子此卽慈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太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撫二漢不配之典尊號

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
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按禮官議
最得經意漢韋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
昭太后寢祠園如故云身歿而已卽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
昭太后以母繫子卽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
是不毀也庶子爲君安得援妾母不世祭之例秦氏正之其識
卓矣至謂適子爲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
同食於妾祖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爲父
妾之無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
子至公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

注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辨而自明

春秋不譏世卿說

隱三年夏四月辛亥君氏卒公羊作尹氏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傳亦云譏世卿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天子之大夫得世祿而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卽不世卿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祿卽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食邑者封建之世諸侯

世國大夫世爵晉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作諡者誤辨見前）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爲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請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重謂社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讀變爲辨辨正也是也變與辨古音以相近而得通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本作變孟子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丁公著本作變國君守土故死社稷謂之義大夫守先祀故死宗廟謂之正鄭云大夫護君宗廟似非大夫守宗廟與諸侯守社稷皆爲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爲之立後國君盡臣其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族之支子爲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重可受一也喪服斬衰章公士大夫

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宰君嗣君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云室老士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卑衆臣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者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案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臣也非謂士爲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爲公卿大夫之貴臣也士之貴臣即緦麻章之貴臣案經曰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爲爲文（本敖繼公說）傳於貴臣貴妾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喪服小

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士與室老爲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大夫絕緦其服緦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爲之緦若本服緦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爲貴臣貴妾服義甚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爲其君服故傳解之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所以別於衆臣也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爲其君絞帶菅屨矣衆臣杖不以卽位則室老貴臣以杖卽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公卿大夫士之嗣子也天子元士三命諸侯一命大夫之子爲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並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爲君何得臣其室老貴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

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之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桉此五等服皆在大功章爲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謂之別子卽自尊別于卑之義自從也別子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父爲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卿大夫奉

其父爲所出若諸侯至弟五世大夫至弟三世則奉別子爲世祖故傳曰世世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宗子爲士而庶子別起爲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爲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逸書皋門爲其有大宗門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將代父當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未代從政故錄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隋劉炫駁牛宏降服議

曰古之仕者宗于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此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懿親受封大夫亦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封諸侯守土故晉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辭於王故曰王之守臣若指范鞅則盈於鞅同陪臣也盈何以自稱陪臣獨稱范鞅爲守臣杜注非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法與封建相雜封建廢諸侯無專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羊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春秋防微杜漸特譏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由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中若鄭子皮子産子大叔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

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逸書之八士安知非即論語所載之八士周卿士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知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不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譏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春秋不諱狩于河陽說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于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子諱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桉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同卽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

至方岳覲諸侯則曰會同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覲羣后之禮也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左氏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士奇禮說曰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按以方明爲六宗較古說

爲確春秋時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蹕輅猶或至焉故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宮卽覲禮三百步之宮謂壇壝宮也左氏紀其事曰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宮與王巡虢守虢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旣盟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齊溫與河陽本周邑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溫盟顧氏棟高大事表曰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卽此地校孟盟本以同聲通用後歸晉是諸侯會于溫者周王將狩河陽而會以覲王也狩有

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何疑於河陽之狩而云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爲家王所在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致工梓人祭侯辭曰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見史記衛將軍傳因巡守而公朝即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云以臣召君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校左於趙盾弒其君夷皐於陳殺其大夫洩冶兩引孔子曰此非闕里之微言抑亦傳聞之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

王居曰請君朝王晉侯朝王于溫不朝京師而朝於溫又得謂之召君乎公穀未見周官之法故爲之說曰諱會天王也曰非其所也均於禮違何注乃增其說曰時晉文公年老恐功不成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梭晉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何年老之說也今梭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以晉人說晉事當得其實晉語僖負羈亦云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是文公反國年三十有六卒時不過四十有二安得謂之老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取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獻公烝父妾在武公卒後據叔向云生

十七年則文之生當在獻之五年其奔狄當在獻之二十二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如世家所述則獻公生重耳在武公十九年年表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前於申生二十餘年其謬不已甚乎

鄭注大宗伯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殷同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大行人注同昭十三年左傳明王之制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案左

氏所說皆諸侯自相會盟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五官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禮地官鄉師大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稟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惟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輂輦糧食之備王制說巡守之制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

則用事焉攷工玉人則云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
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牲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
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
有大刑又曰王殷國亦如之殷國卽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
守因巡守而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
曰殷見大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
因巡守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協覲禮於饗
禮乃歸下更端言諸侯覲于天子此因朝於京師而兼載覲
于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卽尙書至于岱宗柴祭山邱陵
升祭川沈卽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朝將幣三享皆於

廟無爲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方明之禮

躋僖公說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祀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序故譏之傳曰

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謹按昭穆者世次之名不得通之廟次亦不得通於合食之次蓋昭穆者百世不易者也廟次與合食之次以世遞遷者也凡新主入必於禰廟襄十三年左傳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注從先君代爲禰是也合食於大廟則高廟主於祖廟主南鄉曾廟主於禰廟主北鄉此即孫祔於王父之義迨新主入則南北互易昭行不得常鄉南穆行不得常鄉北此世次之不得同於廟次也僖繼閔即奉閔爲禰廟今升僖公主在僖公爲以子先父在文公爲以禰先祖故魯語云非昭穆謂亂其父子之次也說者

泥於兄弟不得爲父子謂兄弟同昭穆如其說何以處周之懿孝二王孝王者懿王叔父也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崩共王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子夷王立當孝王時奉兄子懿王爲禰廟而共王爲祖廟夷王時奉孝王爲禰廟而奉其父懿王爲祖廟至合食於太廟則康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王北鄉此不易之次也若兄弟同昭穆則孝與共同居昭行合食時將躋孝王與共王同南鄉而退懿王於北鄉無是禮也蓋天子諸侯承大統非若大夫士必以族之支子爲後故繼統者不論世次以兄繼弟可以叔父繼兄子可以孫繼祖可（桓王平王孫）以叔父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祖閔乎說者又云兄弟四人繼立則祖父廟卽已從毀謂親未盡卽毀是使四親

不得血食此又不祭之論也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相及者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祧廟盡立親廟四者親親之仁也親盡則毀者義也且以兄弟四人相及爲君則亦以次而祀其高曾祖禰何嘗不廟食乎若以相及者共爲一世以四人而立四廟將七廟者便有十一廟五廟者便有九廟且廟有定稱此四廟共爲一世繼世之君奉此四廟將何稱稱禰廟則是四禰矣萬氏斯大乃創爲同廟異室之說無論廟無二主四主同廟必無此禮且如武丁爲小乙子陽甲盤庚小辛其世父叔父也四主同廟則武丁自繼小乙爲禰而此三王者但同食於禰廟耳生則爲繼統之王歿則同無後者之祔食於義安

乎凡此但知自仁率親不知自義率祖者也三家義本同說者失其旨耳

仲嬰齊說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譏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

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萬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為仲遂子一為叔肸子法皆當書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為仲氏嬰齊何者為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伍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歸父自有子卽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為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為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為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為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則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之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為氏故為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為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為氏也大韶謹按此三

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合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特其先祀絕并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皆得立也天子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臣子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爲宗以適子爲後則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人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歸父出奔安得爲歸父

立後知公羊說失其實矣孔引喪服小記三條均於禮學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爲殤後者謂宗子爲殤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以其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以上正義殤無爲人父之道爲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爲殤後非爲殤者子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正義曰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服服之其服者謂服以本服不以長中下之殤而降義與此同服以兄弟服明不與殤者爲子此即弟不後兄之證記又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按爲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蓋祖父在即適孫承重爲祖母

亦齊衰期祖父卒而後三年此與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彊引乎記又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桉此記義不可通爲慈母後者卽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是父命不得槪之於庶母更不得槪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必待父命乃得爲母子故傳申其義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章君子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葢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此言以慈己加則服緦者加至小功同一慈也一爲之正其名曰慈母一但云慈己者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鄭注疏衰

章曰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以慈母之例推之庶母己與經違況以己之妾子後己之妾母是大亂倫敘此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總之大夫士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陰知歸父之欲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深讎於遂則黨惡不得云傷歸父以時事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氏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定元年傳蓋稱者歸父子

徐以歸爲歸父孫據穀梁與人之子一語耳究之其子何名無文以證則以歸爲歸父子者是子以父字爲氏歸氏子家猶彌牟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未爲卿以有嬰齊後仲遂也

故意如曰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之家出自臧宣叔意然內大夫出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六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爲襄二十二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爲後紇何獨嬰齊必爲歸父後卽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

之義明大夫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

春秋不書閏月說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公羊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謹桉公羊說正閏月史記謂之後月元年左傳曰歸餘於終秦始皇紀及秦楚之際月表並書後九月後月承前月之政

而行之故公羊云天無是月劉歆以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此說非也春秋不書閏此經及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上皆無十二月文若已有十二月則不復書閏以閏在歲終例可知也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去甲寅四十二日是閏十二月也故哀五年公羊曰閏不書何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晉博士謝攸孔粲說乙未閏月之日是也左氏例亦同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此甲辰朔亦閏月之朔也服注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正義駁曰若是夏十一月朔當在明年言之劉炫云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

月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明晉烝猶在朔前正義駁曰如劉言傳當云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十二月甲辰朔烝於溫何須遠張十二月於上未有此例孔兩駁俱是經書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氏紀其事曰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趙孟云云己酉與庚戌連日自楚之晉安得一日卽至趙孟若卒於十二月庚戌不得見子干則庚戌爲閏月之日甚明而長厤以己酉爲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正義同杜但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杜以爲月誤孔以爲日誤皆非也己酉去甲辰五十六日以甲辰朔逆推之則十二月甲戌朔十一月乙巳朔是己酉爲十一月五日子干於楚子卒後出奔至晉

而趙孟無恙故得與叔向同議所食祿至十二月晉旣烝乃於甲辰朔烝於溫越七日庚戌卒於事於時均合杜必以十一月爲誤者長厤於是年不置閏若己酉爲十一月之日則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故以十一月爲誤正義見經傳書月日分明若爲己酉則礙於庚戌子干於己酉出奔趙孟卽於庚戌卒必無得見之理故以爲日誤顧氏春秋朔閏表知兩說俱難通從服注以甲辰爲來年正月朔胥用夏正傳是十一月事傳以烝本冬祭故系之今年大韶謹桉春秋閏在歲終凡傳書閏月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哀十五年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皆上無十二月文此傳上文已有十二月故不云閏月甲辰朔於左氏例合若

云用夏正傳當言十月晉既烝祭用首月與仲月說亦不定十一月甲辰朔

如是則甲辰爲周正正月之朔乃明今傳既言十二月又言甲

辰朔一篇之中或用周正或用夏正錯雜不成史體且晉用夏

正之說似不可據日知錄但據晉滅虢之月絳縣老人甲子爲

證校彼以甲子紀數不得不從建寅之月立算猶昭元年傳首

晉祁午謂趙孟曰子相晉國於今七年傳末蔡醫和則云主相

晉國於今八年皆據實數葢周正特國史所書至時俗所用則

皆夏正讀周官自見至卜偃引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此舉

日躔所在孟冬之月日在尾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云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何嘗云十月至傳四年紀晉申生事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經書於五年春猶成十八年正月書晉

殺其大夫得旗哀十六年正月衛世子蒯聵入于戚衛侯輒來奔三傳皆繫於年末而經在明年之首蓋從赴不然謂衛用殷正可乎又如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作秋七月乙卯蓋亦從告不然謂齊用夏正可乎蓋左氏書事每雜夏正如隱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皆用夏正固不獨書晉事然也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穀梁曰不正其閏也鄭志趙商問曰穀梁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羊謂喪以

閏數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月無與於數也徐彥疏公羊引而申之曰鄭氏之意穀梁所云謂期與三年也公羊所云謂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梭喪之數閏以否說多歧晉簡文帝崩再期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并除應在閏月喪事先遠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尙書右丞劉遵議春秋文元年閏三月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以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散騎常侍鄭襲議用閏之後月吏部郎中劉耽議閏無定所其名稱則在上月卒以閏者以所附之月爲周太常丞殷允議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若然非月數功服葬月於何用之於葬則

數於祥則不用二義未知安也又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五
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所謂忌者死者之月
日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閏月五日
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會稽內史鄭愔議若云天無是月則
凡在五服皆應包閏若云情重則宜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
情而不本乎厤數又宋太常丞庾蔚之議以閏亡者明年無其
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
明義若用閏之後月則節候已殊使以閏十二月亡若用後月
祥忌則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感又
乖致感之本梁天監中定議節屬前月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
月宜以後月爲忌並見通典大韶謹按閏者合氣盈朔虛而成積三

十三月其餘分滿月策則置閏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然則齊斬以年計功緦以月計遲速雖殊其爲時日也同若以閏計則九月未滿三時五月未滿二時三月未滿一時謂以年計者不得斷時日以月數者即得斷之恐非先王制服之義喪以閏數即死與往日之義謂以閏月亡即以附前之月起算服不以閏數即生與來日之義穀梁

說正若晉宋諸人所議固議所無容議也忌日者親亡之日也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之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是也夫日者是日也感親之以是日亡而生哀戚故曰終身之喪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與練祥之有定限者別練祥者喪服變除之節也以閏三月五日亡至來年三月五日爲忌日如范武子說以後年閏月五日爲忌是忌月非忌日矣且閏必積三十三月前閏在三月後閏當在後三年之十二月非忌日而忌逢忌而不忌於理於情兩相乖刺殷含謂忌不可遷是也當以庾蔚之說爲正禮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時日有定假以閏三月五日亡閏三月者前三月所餘之分也至來

年四月而小祥後年五月而大祥七月而禫如以本年三月亡來年適逢閏三月自然以四月爲小祥不數閏若前所議大祥之月逢閏此但當論已滿二十五月以否不當論祥月之爲閏如未滿二十五月而此弟二十五月爲閏月自不當以附前之月爲數當以後月爲祥祭如已滿二十五月而此弟二十五月爲閏月當以前月祥不必計後閏月後月當包在明年禫內不數此閏禮之顯然明白而無容聚訟也至槃議分節之前後爲定是槃節氣而不繫親亡之日何以謂之忌日此尤不合禮

初稅畝說

宣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注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好者

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其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徐邈曰除公田之外又稅取私田之十一也按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田之法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漢書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

藪澤原陵潟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既衰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甫田正義駁曰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盡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之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田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率而言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

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謹按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如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其實班自據公羊及韓詩不據孟子詩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與公羊同孟子云其中爲公田言九百畝之中有公田百畝不必區中央百畝爲公田云同養者一井之中八家共治公田班義亦得通也至以二畝半爲廬舍者則以詩云中田有廬而誤至中鄭義以九合十一爲二十夫似非是原鄭意以孟子既云其實皆什一也復云九一而助於義似悖故通國中及都鄙爲二十夫而稅二夫爲十一不知云十一者以百畝而稅其十畝是爲十中稅一云九一者以九百畝而徹取百畝是爲九中稅一兩義實一義

所以必分野與國中者周法貢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蓋田之可井者必平疇沃壤班所云平土可以為瀆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九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一井淳鹵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為井井九夫為井小司徒亦云井牧其田野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一若不可井者則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視受田之多寡使什而自賦其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

傳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亦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且背公而營私於是并公田而去之計畝而稅與貢法之什一而稅者同而助法亡矣春秋所以書初稅畝然則井田之制後世固不能行也

左氏短喪說

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遠諒闇之節校杜預短喪之說固爲名教罪人實則左氏有以啟之諸傳所載文

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于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湨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而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后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經書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爲禮此五月杜預所藉口以誣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衞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校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哭踊三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曰除喪

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襄公適祖母亦重三年公年十二未
及冠又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叔如齊始聘焉
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
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
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禮也
按聘禮於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
君曰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始即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
釋服即吉禮經又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

入竟而遭所聘君之喪非因卽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烝嘗之禮尚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圖此何禮也昭十年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剌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校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

禮也君母之喪服斬衰禮非皮弁即朝服以大蒐爲非禮而以衰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子曰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而譏齊肯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宜之禮按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即主昏亦須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者也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薨月日無攷但在元年不過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八月薨而閔元

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既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冬公如晉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此未祥也昔列國若桓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于艾僖九年三月宋桓公卒夏襄公會于葵邱十二年十二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于鹹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月成公會于洮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五月昭公盟于踐土成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盟于戚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于戚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三月會于溴梁定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

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于召陵五月盟于皐鼬與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春秋因其背禮之實直書以示譏例同則凡未終喪而出盟會與背殯而出如宋襄陳宣者遲速不同其悖禮等穀梁於僖九年發傳曰以宋子爲無哀此譏不勝譏之意深得春秋微旨杜預不察乃創爲既葬除喪之說耳

晉博士段暢申杜預議曰尚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惟鄭氏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楚語論語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惟尚書大傳以亮闇

爲凶廬蓋伏生所說鄭氏之所依傅而改之義旣不通據經所言是惟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大昭謹桉諒梁同聲通借闇從音聲陰音亦以聲同而借文十七年左傳鹿死不擇音杜讀音爲蔭是也使罪多通轉故尙書論語漢書五行志白虎通四時篇作諒陰禮記尙書大傳文九年公羊傳注作諒闇鄭於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鴳之鴳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注無逸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鄭云柱楣者喪服傳曰旣葬翦屛柱楣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云翦屛者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箱屛之餘草柱楣者前

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以上疏文然則始喪倚木爲廬無柱與楣旣虞乃施楣及柱故謂其廬爲梁闇釋名菴奄也所以自奄覆也廣韻庵草舍也菴庵皆後出字古祇作闇闇爲門故字從門以其但施柱楣其處幽晦故引申之又爲慰闇之義伏書說命傳曰高宗梁闇不言何謂梁闇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今古文義同僞說命亦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唯弗言又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玆故不言恭默思道亮陰三祀者居於凶廬三年也楚語云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楚語無宅憂之文故云三年默以思道作僞書者改爲恭默與諒闇之義本不相涉以諒闇爲信默不言高

宗何以於免喪之後始云不言若以免喪爲既葬除喪何云諒闇三祀是僞書亦以亮闇爲凶廬喪主哀何取乎信默郎不言既言信默又云不言綦複不成文既云信默說命何又云恭默諒有信訓無恭訓而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亦云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論語注本王肅私撰海甯陳氏鱣辨之甚詳韋注楚語云默諒闇也緣文爲訓義絕不通伏生爲山東大師故鄭宗之其餘直等之邪說誣民心喪者師無當於五服故檀弓記云事師心喪三年哀痛迫於中斯衰麻飾於外三年大喪而可以無服服之託名心喪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其斯之謂與

賓射及正鵠解

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大射者爲祭祀射凡大射各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章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元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攷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

夏官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攷工記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之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攷工記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獸侯者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又注鄉射記曰白質赤質皆謂采其

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畫其頭於正鵠之處耳賓射燕射之侯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據鄭周官儀禮注謂大射用皮侯而制皮爲鵠賓射用布侯而采畫爲正燕射亦用布侯不設正鵠直畫獸頭於正鵠之閒後儒遂之並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而小雅賓之初筵正義引賈侍中周官解詁曰四尺曰正鵠居其內先鄭及馬季長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並謂侯皆一丈鵠與正質於一侯之中分爲等級王肅引小爾雅云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諸說略同與鄭異近人金氏榜禮箋用賈說云棲皮謂之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大子五諸侯三據鵠言之曰皮侯據正言之曰采侯

大詔謹桉射禮有三曰大射曰燕射曰鄉射無所謂賓射周官諸職所云賓射賓謂賓客也射謂射禮也賓射二字對文並舉非謂賓射也地官牛人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春官鎛師凡祭祀共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典庸器凡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皆言賓射而笙師則云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猶鐘師韎師云祭祀賓射而夏官量人則云祭祀饗賓蓋累言之曰饗食曰賓客單言之則曰賓射亦曰饗射各隨文便量人云饗賓非謂大饗此賓饗卽燕飲諸職所言饗食非專指大饗及食禮賓卽賓客夏官巾車金路以賓注以賓以會賓客是也故眡瞭云賓射皆奏其鐘鼓惟賓與射爲兩事故云皆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司弓

矢大射燕射其弓矢如數若別有賓射司弓矢何以不共其弓矢而但云大射燕射乎大司樂於大射詔諸侯則大射者天子與諸侯射也諸侯與其羣臣亦曰大射非因祭祀射義所說但說名侯之義於周官禮經均無徵此經師相傳說耳夏官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灋既言賓客又云賓射者射禮天子至士皆耦以拾發故曰賓耳太僕職王射則贊弓矢但云王射則兼大射燕射言鄉射記曰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此卽掌事如太僕非太僕贊大射小臣贊賓射也禮經但有大射鄉射兩篇無燕射者射義云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射未射以前儀節卽用燕禮射則與鄉射同故燕禮於主人獻士後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

禮而鄉射記雜陳君大夫之禮於樂曰歌騶虞及采蘩皆五終於侯曰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於中曰君皮樹中又曰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又曰君樂作而后就物又曰君袒朱襦以射又曰若飮君如燕則夾爵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鄉射本士禮而記雜陳君大夫者欲以明其禮爲天子諸侯大夫所同而別著其儀節之異則天子諸侯之燕射卽具於鄉射篇中非篇佚也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統大射燕射言鄭見上文云諸侯在朝下文云若王大射乃以此節爲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故於職首注云位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且云賓射於朝棪官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一發首云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其摯三公執璧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注疏本作大夫雁執字依唐石經增但著其位與摯之不同非常朝必用摯也黃氏度曰此卽司士朝儀之位公卿大夫初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此射人掌其摯注以位爲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若將射而非初命何用摯乎下云祭祀會同朝覲大賓客大饗所掌者衆射非其專職也三侯於司裘言共於射人言治則侯及鵠司裘共之射人特掌其法耳治射儀者謂以射法治王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等節也指平日張三侯者張侯之節也指將射若豫及之詞史記大宛傳徐廣曰若意義猶及也謂以射法治天子至士之射儀及王大射則以貍步張虎熊豹之三侯其張之者自有巾車量人非以上一節爲賓射下一句爲大射古者朝皆於廷故曾子問說廢朝之禮云雨霑服失容則廢若射於朝則廷而不屋安得有及階升階升堂降階諸節益知禮無所

賓射矣侯之高周官無明文據大射鄉射記當依鄭說先鄭馬
王以侯皆一丈桉大射經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
若三侯皆一丈大侯之鵠何以能見于參參侯之鵠何以能見
于干非也侯以布爲之鄉射大射注並云侯所射布也大射疏
云三侯皆以布爲之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是也其曰虎侯熊
侯豹侯麋侯豻侯者據侯中言鵠用皮爲之故掌於司裘蓋用
皮之存毛者故得辨其爲虎熊豹麋豻鵠與正相連不與侯連
故曰棲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齊詩猗嗟美
魯莊公善射而曰不出正兮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又云失
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謂之質賓之
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

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於皮侯曰棲鵠則采侯與獸侯亦棲鵠可知古經往往互舉以陳其義於首下可推而知也周官禮經但言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𣪠鵠而正賅焉矣射人所云五正三正二正此正非二尺曰正之正鄭以五采之侯當之則正繫於侯經文當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不應繫於樂節之下曰樂以騶虞九節五正樂以貍首七節三正樂以采蘋采蘩五節二正蓋節射節也大司樂帥瞽而歌射節是也正卽禮經所云正歌射禮自天子至士皆發矢天子九節以五爲正歌餘四節爲射節諸侯七節以三爲正歌餘四節爲射節孤卿大夫

士五節以二爲正歌餘三節爲射節尊者舒而卑者促故君侯樂作而後就物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故差次而云五節猶禮經及左氏傳並云三耦見襄二十九年而此云四耦耳其實未有不四節者故逸詩曰四正具舉此正卽逸詩之正如是解庶於樂以二字義稍融貫梓人云皮侯者主皮之射也大司徒五射三曰主皮故曰春以功大戴記三朝記篇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漢書五行志春而大射以順陽氣白虎通鄉射篇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此說春以功之義也采侯者大射之侯也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故曰遠國屬獸侯者燕射之侯也息

猶安也息燕猶安燕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郎二寸曰質之質於大夫士別之曰布則熊麋之用皮而棲鵠可知於大夫士別之曰畫則天子諸侯用熊麋爲侯中可知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正鵠質當以先鄭馬王爲定說

不繼祖與禰解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正義曰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之弟子不欲正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通典禮四十八載戴聖聞人通漢說皆以爲父爲長子斬以其爲五世之適也馬注喪服經用之云體者適適相承也正爲體在

長子之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譙周五經然否曰此
但庶子而言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
而言之也劉智釋疑曰此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
不繼祖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虞喜難譙曰禮文三發二言
繼祖一言連禰但繼禰即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
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
今連禰於祖以己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
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庾蔚之難劉
曰己身承祖禰之正乃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明庶子不繼祖
禰非據長子之身若據長子之身不得云不繼禰劉智以爲庶
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連言之比且庶子不

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以上通典按喪服傳大傳均言不繼祖此言不繼祖與禰解此經者謂繼禰爲小宗故必身爲兩世之適然後得爲長子三年以不繼祖據庶子言不知所云小宗者但以其身非適耳至傳適之後各自爲宗故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正明適子之適身承祖統故特爲之重服若庶子不繼禰則其長子但爲己適不繼祖故不爲之重服傳所云不繼祖明指庶子之長子言故鄭注喪服傳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鄭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其字指長子言孫祔於王父是長子與祖爲一體也庶子

不爲父後則其長子亦不得繼祖故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不繼祖亦指長子言傳言此者正以明爲長子三年
者爲適子耳何嘗謂必兩世之適正義謂鄭不明言世數桉禮
有適子無適孫云爲父後明指一世之適爲父後得爲長子三
年則所云不繼祖指庶子之長子也不繼禰指庶子也鄭意分
明譙劉兩說正與鄭恉相發杜佑謂鄭注小記以爲己身繼禰
便爲長子斬亦足申明鄭義而虞喜乃云繼禰者不得也則經
文禰字不得通乃曲爲之解曰稱禰者別於高祖之祖別嫌也
夫稱名有定祖之不得混於曾高猶孫之不得混於曾元嫌混
於高祖加禰以別之而曰祖與禰豈稱孫者必云子與孫以別
於曾孫乎古人必不如此迂拙不通庾謂庶子不繼禰則其子

居然不繼祖矣斯說甚辨然上文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下文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不祭禰居然不祭祖矣何別言乎正義云己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以是祖庶厭降故不爲服斬校鄭明云爲父後正義必云身是祖庶顯與鄭背且此論傳重與否與厭降之義何涉喪服但爲父尊所厭厭於父不聞厭於祖祖可厭父祖在將不得爲父斬乎此最無理賈於喪服疏曰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父祖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如其說必改經文爲庶子之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義乃明孔賈義必宗鄭特此與鄭違故具論之

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解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正義曰公子之公君也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昆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昆弟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卽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通典禮三十三載范宣荅問曰所以統士大夫之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士大夫者也所以但舉士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曰爲大夫之庶宗賀循荅問曰士大夫謂庶昆弟之仕位也其士大夫之適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適

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又范宣荅問曰其士大夫之適者言上一宗惟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適子以爲大宗世世相成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世不遷之宗所以舉其士大夫之適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適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適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適也大韶謹桉范說至明如正義說仍是上文有小宗而無大宗義惟讀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絕句以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爲一義以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爲一義不若從正義讀爲是今桉上文所列三等公子就公子之身言此就公子之子孫各成大宗

言故更端言公子有宗道蓋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正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之大宗也此二宗俱爲大宗小宗者非繼祖之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謂所宗者惟同父之昆弟耳而傳之適各成大宗至於繼高祖之宗而服窮斯不同其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喪服傳曰何如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謂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所以適子不得爲人後者以已之禰雖庶已則禰之適已傳適之後禰卽成大宗故其適子不得後人范云庶宗大宗但論一代適庶至各有子後長子皆成適此論最允如舊說小宗四自繼祖以至繼高祖俱爲小宗小宗可絕則繼祖者繼曾祖者

繼高祖者不幸無後卽可絕可絕矣何以其適子不得爲大宗後而必以支子傳但云繼禰者爲小宗未嘗謂繼高祖者爲小宗知小宗但繼禰之宗則小記所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但指一世而已惟繼祖者各爲大宗故曰公子有宗道謂公子自有爲宗之道也此公子統君之毋弟庶昆弟言士大夫之庶者謂公子之子孫有爲士爲大夫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謂世世各承之適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公子爲祖各宗其適爲大宗所以必舉士大夫之適者嫌庶宗之後猶不得爲適故特著此句以明之旣各宗其適則此公子之身爲大宗之適而其適適相傳與繼別之宗同公子之宗道也卽申上公子有宗道一句謂此則公子之宗道也無別義上云別子爲祖

此即喪服傳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者此論公子之子孫各宗其適爲公子之宗與繼別之宗無涉賀云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四十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illegible]
校